

# 郑浩峻：从象牙塔尖到基层一线

郑浩峻，18岁考入清华精仪系，十年读书，十年工作，将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光阴都打上了清华的烙印。常年从事学生工作，历任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清华大学团委书记。2006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一年，归国后不久离开清华奔赴西部。现为青海省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青海大学客座教授，青海清华大学校友会秘书长。

学生记者 \ 沈晴

## 清华的岁月

“清华是力量的源泉，不到清华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青春年少的18岁到已近不惑的38岁，正是清华，见证了郑浩峻的成长与发展，见证了他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度春秋。对他来说，无论是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把握，还是对未来道路的思考，都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清华。而这些内心里的答案，不是他人直接给予的，是在环境日复一日的熏陶与感染中，一点点地了悟。

“清华人见面都会有一种亲切感。”郑浩峻说，在这些清华人的身上有一些共通的品性，那就是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人、对事、对社会都有着很强烈的责任感。而且，清华人都比较坚强，即便是文科生也带有了很多理性的成分。

严谨、负责、坚韧，这些清华人的共性也成为了郑浩峻性格里的烙印。然而，在他的大学生活里，还有这样一些关键词——青春，热血与疯狂。

那时候的他，爱跑步、爱踢球，也讲义气，会干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儿”。曾经代表院系征战马约翰杯，也曾在“一二·九”的舞台上振臂摇旗。

郑浩峻说，有一次，为了“一二·九”比赛要表演一个叫“游击队之歌”的舞蹈，他在台上耍大刀舞大旗，挥的是虎虎生风，结果一下来几个哥们就冲过来找他算账了，原来自己摇得太用力，一不小心旗杆就戳到人家鼻子上了！

还有一次同寝室的同学过生日，他和几个室友凑钱买酒请全年级的同学喝。几十个同学在宿舍门口排成长队，十个一批轮流进来喝，煞是壮观。所有人都光顾着喝酒了，也没有什么菜，因为所有的钱全用来买酒了。最后，一不小心就都喝多了，激动之下他们把所有的酒瓶子都往地上砸，一时间玻璃渣子布满了整个楼道。为此，几个同学甚至还挨了系里的处分，然而现在想起来，那却也成了一段特别的回忆。

大学有很多人或事难以忘怀，那些一起踢球，一起上课，一起“胡闹”，一起成长的哥们，更是一辈子的兄弟，忘不了。

学生时代后，在校团委的工作也给了郑浩峻很大的收获。

“在团委，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却也养成了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习惯，甚至于到了最后一刻也不会放弃，一定要完成，不计代价。”这样的韧性让他获益匪浅。

同时，和老师同学的相处模式一直伴随着他，即便到了地方政府也不曾改变。初到开发区，有人说他不会当官，没有架子。但日子久了，大家都喜欢和他相处，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

如今，离开清华快5年了，工作上联系少了，只有一些科研上的合作与接触，但感情上的联系却没有断。这里有师长，有同学，也有他所欣赏的学生。许多以前学生会和团委的同学还会给他打电话，听听他对一些事的看法，聊聊天。在他看来，这些同学有激



情有理想，是独一无二的人才，是国家的希望。

### 基层的体验

青海，素有“天河锁钥”之称，就像一只伏卧的麒麟守在西北的咽喉之上，守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江河之源。然而，这片土地，蛰伏了太久，落后了太多，沉重的环境责任让它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西部大开发，却是要靠一批脚踏实地的人，从最琐碎的基层做起，一点点积累，一次次尝试，一天天努力。

郑浩峻是在2008年来到青海的。新到的西宁开发区管委会成立时间不久，亟需人才，在清华学习工作了近二十年，郑浩峻也觉得，是时候该出来看一看了。

离开校园来到基层百姓中间，郑浩峻觉得大开眼界，甚至是超乎想象。从过去在学校里面看十五大、十六大，到今天带着基层体验看十八大，心底里带着更多的欣慰与自豪，却也能感到前方的道路充满了更多艰辛。中国未来的考验，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付出和努力！

谈到西部，谈到基层工作，郑浩峻提的最多的一个词还是“积累”。

在来之前，他觉得西宁所需要清华人提供的，应当是国际化视野，是高技术人才。然而来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这样。西宁工业化水平很低，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重工业，发展类似芯片、医疗设备这样的高端科技，看上去很美，却似空中楼阁般不切实际。这里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时间，需要基层一点一滴的积累，包括财富的积累，社会体制的积累，教育的积累，人才的积累。改革是渐进式的，不玩休克疗法。

“不是所谓的诸葛亮的精囊妙计就可以八百破十万，这里最需要的，是不断有人留在这里，不断有人死在这里，不断有人和当地的同志们、群众、干部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来完成这个过程！”

但青海却留不住人。

郑浩峻说，从当地考出去的大学生，能够毕业回来工作的非常少，外地来的大学生更少。



“清华这几年来青海工作的，在清华拿过学位的不超过十个，博士毕业的06年来了一个，我是08年来的，还有两个博士是两口子。本科毕业的更少，剩下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学长了”。作为清华青海校友会的秘书长，郑浩峻对这些情况可以说了指掌。然而越是了解，越是沉重。

清华输出的人才比之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缺口，可以说是九牛一毛。清华人不是救世主，西部需要的是更多能够留下来默默无闻工作的人，需要优秀的基层干部公务员、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齐努力和付出。而这些鲜明的感受，对他而言，不到青海真的难以深刻体会。

### 信仰的支撑

郑浩峻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会为《感动中国》的人物而动容，会为了爱撒玉树的“最美新娘”李成环掉泪。但在基层，要处理征地拆迁、要面对法律纠纷，面对媒体，工作往往麻木琐碎，很多事难以解决，更多的是社会发展所面对的冷酷事实。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若要给自己在基层的工作评个分，郑浩峻说，可以给自己打个八十分，还是基本满意的。开发区的工作，自己能做且比较适合做，没有觉得理亏，没有觉得委屈。

确实，有些事如果你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但自己不是别人，做与不做，但求安心。

“有些事是与生俱来的，你所受的教育，你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认识，对人类发展的认识决定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冥冥之中有注定吧，命运经过一次次地筛选把你放到了现在的位置。”

每年夏天，郑浩峻都会接待好几批来青海实践的清华学子，同他们交流、座谈。曾经有人问他有没有理想，他想了想说，有，但是已经不太讲这个了。“对我来说，理想有没有呢？当然还有，但它就像放了一年的生日蛋糕一样，已经没法吃了。我为什么还在西部？我还在坚持，也许有一天会走，但能多坚持一天是干好一天，能多坚持一年就干好一年，如果坚持到死我都没走，那我这辈子也就没什么好讲的了。”郑浩峻把这样的信念叫做信仰。

郑浩峻说，他现在觉得理想是比较奢侈的事情，就好像是梦想的升级版，容易在现实中变得伤痕累累。现实的结果是把理想转化为信仰，因为理想往往比较脆弱，但信仰却是可以禁得住反复挫折的。过去有句话，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是英雄，但像江姐和渣滓洞的烈士，在狱中宁死不屈就更是难，而像焦裕禄、孔繁森这样的优秀干部用一生的努力在坚持，每一天都在奋斗不息，则最为不易。有一句话叫生不如死，在他看来，后者是一种更加伟大的生，而这样的人，更称得上是伟大和英雄。

“面对曾经的理想和现实的信仰，自己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能够坚持到最后时刻，那么也不管以后如何，自己都会安心了。”

### 后记

在“世界末日”的第二天，我采访了浩峻学长。学长的状态不是太好，感冒发烧快十天了，早上还在忙公事，第二天又要上班。难得有一个下午可以好好休息，却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尽管电话采访看不到表情，但时而剧烈的咳嗽和声音中掩不住的疲惫还是让人不由地有些揪心和感动。我想这就是清华人，从未忘却自己心中的责任，也从未停下脚下奋进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了哪里，都不会忘记过去，不会忘记那梦开始的地方。📍